医生谋杀死人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死 亡 数 字

杰斯·瑞·皮特恩

电话铃声把罗毕欧局长从睡梦中惊醒。他睁开睡意蒙眬的双眼瞅了瞅时间，不情愿地拿起了话筒，原来是马文警官。局长好久没有听到马文这么急促的声音了。局长说了一声“好吧！”就挂断了电话 。

“谁呀 ?”睡梦中的局长夫人问道。

“马文 叉发生火灾了。’局长随即穿上了裤子。

“这几个周以来一直有人在梅恩区放火。看在上帝的份儿上，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他自己就不能查清楚吗？偏要在深夜惊醒我们。”

“这次不像你所说的。”

“为什么 ?”

“因为这是深夜,据马文说是谋杀。”

草棚的左边是一个能通向波尔顿街的小巷。波尔顿街是梅恩区较为热闹的一条大街。局长到达现场时发现一辆大消防车从小巷中驶出，车后一片狼籍。马文的车停在小巷中，车灯频闪。马文倚在车旁，脸上带着疑虑，好像担心死灰会随时复燃似的。罗毕欧局长的出现使他从沉思中觉醒，看见局长走向废墟，赶紧跟了过去。

那个旧草棚简直是一片混乱，惟一剩下的一堵墙还像个小山一样挺立着。在马文的手电灯光下，用塑料纸盖住了的尸体在两个空的，烧掉一半的箱子之间清楚地展现出来。

“我们并没有立刻发现他。’马文好像无所不知。

“他是谁？”局长用钥匙把塑料袋拉开，在看到因烧焦而变形的尸体后退后了几步。

“萨利,局长,萨利·维托里奥。可怜的家伙，他已经面目全非了。但是你看看这儿，”他把塑料纸往下拉了拉：“这是个支架，部件烧得一塌糊涂。”

“萨利特尔·维托里奥是一个吸毒成瘾的乞丐，也以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为兼职，而且是一个带着支架的台球专家。支架的零件像融化的蜡烛镶在腿上，人们常可以在街上看到他。但从今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。”

“什么凶器？”

“没有明显的迹象，可能已被杀手带走了，也可能是木质的，已经烧毁了。”

“摄影师呢？”

“来过又走了。”

局长低头看了看尸体，“你凭什么推断是谋杀？也可能是他进草棚小睡一会儿，纵火者是无意伤人。”

不可能。”马文固执地说：“是谋杀，他的头部有被击打过的痕迹。”

的确如此。进一步调查表明，萨利的颅骨右侧被击打过，伤口不堪入目，满是灰烬。

局长开始充分发挥他的想像力，设想萨利被一个惯用右手的人从背后袭击后，滚入两个箱子之间，脸朝上。

“你怎么认为？局长？纵火者正在作案，恰巧被萨利撞见，所以纵火者被迫对他下毒手吗？”

“很有可能。”局长不想胡乱猜疑；“我们找找看,这儿是否有火柴盒。”

马文摇了摇头说：“目前还没发现。天太黑了，我们明天再找吧！”

罗毕欧之所以想要找火柴盒，是因为在前几次纵火事件后，每次都会发现火柴盒，上面还有一些难以辩认的标记。局长并没有把

这一信息透露给媒体，他和马文在想同一个问题。如果现场没有火柴盒，就表明这次纵火事件与前几次没有关联。

“围观者呢？谁在场？”围观者已经随着消防车的离开而解散了。

“一小群,局长。很正常,在我意料之中。”

两辆车直驶向小巷，灯光四射，一辆是救护车，没有鸣笛，也不像马文的车那样灯光暗淡。还有一辆黄色消防车，似乎全世界的消防车都缺少红色。

巴尼斯局长拿着手电筒下车去侦察，罗毕欧局长走过去和他搭话。

他是一个整洁，瘦而结实的人，留有小胡子，别有一番军人的“风范”。

他看到尸体后，用严厉的口吻问道：“他是谁？”当巴尼斯知道受害者的姓名后，他玩世不恭地吸了口气。他一直被这一连串抓不到罪犯的纵火事件而困扰着，而这一事件更是雪上加霜！

“我建议你找个专人调查此案,缉拿罪犯。”

“我们找不到。’罗毕欧平静地说。

“找不到什么？”巴尼斯疑惑地问。

“我们是想找个专人，可这几天局里只有我们两个人。到哪儿找人呢？”

巴尼斯端量了一会儿罗毕欧，然后他转向废墟，“是的，问题就在这儿。但是你要知道不仅仅你一个人处于困境。在此之前，我刚刚被迫解雇了两个消防员。跟你说，我们消防局就像军队，只有遇到麻烦时，人们才会赏识我们，并且希望我们创造奇迹。”

“不只是你们消防局像军队。’罗毕欧说“还有我们警察局。”

“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雇佣人手。我明天要去‘方法与措施协会’向他们汇报这一暴乱。我已把车开回了局里，但我不愿花三千美元去修理它，所以我也不能用这辆车。我向他们抱怨时，你知道他们是怎样答复我的吗？他们说‘巴尼斯，只要你承认没有让别人用过这辆车，就该修理它。’”

罗毕欧逗留了很长时间，他看着尸体被包装好。尸体将送往殡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仪馆，放入冷藏室中等待鉴定。然后巴尼斯局长回家就寝了。马文和罗毕欧在人员缺乏的问题上互吐苦水。

第二天早晨，罗毕欧很早就来到办公室，他泡了一杯咖啡，桌上只留下了纵火事件的红色文件夹。他的秘书最近打算把不同的文件放在不同颜色的文件夹中，她说这样便于寻找。局长知道她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他不至于丢失文件。

前几次以为火灾是骗局的可能性很快被推翻了。这几场火灾显然是故意纵火，并且没有试图伪装成意外事故的迹象。毫无疑问凶手用了催化剂：在第一次火灾中发现了一些没有完全化为灰烬的偷工减料的瓶子。从那以后，几乎有七次迹象相似的火灾，最后都暗示了火灾的情形。每一个火柴盒上都写有一组神秘的模糊不清的数字，局长为此感到很疑惑。他想知道那些数字是真的有什么含义，还是为了误导和迷惑办案人员的办案进程。他真希望快点儿逮捕这个罪犯，希望他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。

前七次火灾，算入昨晚那次是八次。除了昨晚那次，前七次的共同特征是都留有火柴盒。

证据大部分收集在棕色马尼拉档案袋中，信封中分别收集了每次火灾的现场照片。罗毕欧拿出了信封，抽出了火柴盒。几个火柴盒表面都已经模糊不清了，上面也没有有益于破案的手印，就好像被人精心擦过，似乎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。但是局长确信在火柴盒上一定会有所发现的。他把火柴盒排成一行，每个火柴盒上仅有用铅笔写成的 1 和 6 两个数字。6 是蜷缩在一起的，尾巴很短， 1 是向右倾斜的。他又重新审查了这个火柴盒上的数字，得出的结果 11616661。

正在这时，马文和克劳迪娅·韦布来到了办公室，他们俩的视线都落在了局长那冒着热气的咖啡壶上。他们拿起咖啡杯，站在局长身后，好奇地窥视他。

马文说：“啊！数字又成了目标了。你在睡梦中破解它们了吗？”

“睡觉 你要记得是你吵醒我的。”罗毕欧放下笔。“我觉得我好

像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迹象。”

“我发现了”,马文说“:这家伙是个神经病,他在耍我们。”

“他这样做是不想被捕。”

“没有人希望被捕。”马文移动了杯子，桌上留下了一串水珠，“况且是个精神病。”

“所以”,克劳迪娅正玩着局长的新电脑,冷淡地说“:这个人是个精神失常的怪人，马文，你真是太聪明了。”

长得酷似唐·诺兹的马文窘得满脸通红：“是的，这些对我来说显而易见，仅此而已。”

“但对我来说什么也不明显。’局长皱着眉头说“:特别是这些数字的含义。”

听着局长的话，马文一杯咖啡已灌下肚：“有可能是电话号码。”

“1 和 6 会使你浮想联翩，但不可能是一个地区密码或一个交易所，因为它后面没有足够的数字。”

“你最好不要尝试。”

局长叹了口气，按了免提按钮，电话里传出了“嗡嗡”的声音。

“马文,去拨号码。”

马文犹豫了一会儿：“会不会太贵？如果电话接通香港地区怎么办？”

“如果真是那样，那也很不错。我们可以跟金融委员会说那个纵火者——别说是杀人犯,是中国人。”

“你在开玩笑,局长,我是认真的。”

面带窘态，马文拨了号码。他仅拨到了一半，就传来了电话录音：“对不起，您拨的号码不能接通对方，请确定——”局长切断了电话“:这个想法到此结束。”

当马文闷闷不乐时，克劳迪娅又提出了一个建议。

“也许你可以通过电脑发现数字的含义。”她盯着电脑：“那样，镇上的人就不会反对你买这台电脑了，你要证明它是物有所值。”

“他们为我的研讨会更加心烦意乱。”持续了三天的研讨会简直是太浪费时间。那些犯罪学的课程，事实上，是一窍不通。罗毕欧

把大部分课程如飞镖一般抛到脑后，他站起身说：“我得出去一趟。”

“那么我要回去睡觉了。”马文说。

“你为什么不仿照电影里警察的做法？”克劳迪娅说。

“他们怎么做？”局长问。

“请教一个专家，听听专家的意见。”

“梅恩区对数字密码有研究的专家真是罕见。”

“在那个城市他们请教了一位大学教授，在这儿，你也许可以尝试去请教一位教师，我并不太清楚。”她马上转移了话题：“你外出时，我可以用一下你的新电脑吗？”

“你也有电脑呀。”

“但是，这台好一些。”

“她指什么，”马文冷笑道：“因为这台电脑的屏幕大一点，你可以多玩些娱乐游戏吗？”当他看见克劳迪娅·韦布拿着红色文件夹气势汹汹地朝他奔来时，他赶紧低下了头。

局长停下来环视了废墟现场。看着这个丑陋的，寂寞的废墟时，他遐想着城市中发生了同样的事：侦察队彻底搜索这些灰烬，一个小巡逻队也挨家挨户去调查。镇上的人会把这一切编入预算。花三天的时间去训练这些侦察队，这样他们会认为是城镇经济的浪费，并且认为是局长一手造成的。

他弓着腰仔细地检查，以期寻找到有用的线索，特别是火柴盒。经过三次搜索，仍没有发现火柴盒的踪迹，难道这意味着这场火灾与其他几场没有联系吗？还是被纵火者的靴子无意带走了？

他的脖子正受着痛苦的折磨，这才使他意识到当地的商店已经开始营业了。他离开了小巷，驶向本尼的台球室，希望能够打听到萨利昨天的行踪。

在台球室门口，他差点与一个匆忙从自动门冲出的胖子相撞。她也是个台球高手，叫萨曼沙·奥克莉，但是有人喜欢叫她安妮。因为她打台球时，非常地投入，还有些人因她的大屁股喜欢叫她安妮。安妮应该知道萨利昨天一直在做什么。

她看见罗毕欧后，脸色变得异常苍白。

“我什么也没做。”她断然宣称。

“我没说你做过什么。”罗毕欧说：“听着，安妮，如果你不介意，我想问你几个问题行吗？”

意识到他不会逮捕她，还没等局长提问，她已急急忙忙走开了。局长不满地咕噜着进了台球室。

球室里摆放着六张桌子，前面有四张八英尺的，后面有两张十二英尺的。局长坐在台球桌旁，感到无比的舒服自在：看着那些人打球，就好像是用牙签戳起泥弹球扔进足球场，那么轻而易举。

此刻，这里并没有真正的高手，只有一些技术不高的家伙，比如威尔摩和皮特，他们正在争议轮到谁往孔里投钱使指示灯亮。

“早上好，小伙子们。”局长看了看台球桌，“现在弹粉红球很好，轮到谁了？”

“我的。”皮特吼道。

“弧线球？难道你想打粉红球吗？”

“好的，他打弧线球，很好。”威尔摩·盖茨满意地说：“这就是他延长放钱时间的原因，给他时间考虑。”

“为什么我不把所有的钱放进去？”皮特吼道，“我很愿意这么做，至少我已经有了保障了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威尔摩说。他用拳头敲打着台球桌，好像这样做指示灯就能亮，他们就可以解决矛盾似的。

“你们昨晚在这儿看见萨利·维托里奥了吗？或者说，跟他交谈了吗？”局长盯着他俩问道。

“是的，他在这儿。”皮特不情愿地把一枚硬币放入收费表中，拧上了按钮。光线很好，他弯下腰瞄准了对面的围杆，希望弹回时能够击中红球。“他向威尔摩挑战十美元，并且他让了威尔摩一百分，用左手击球。”

“他答应了吗？”局长问道。

皮特冷嘲热讽地说：“你在开玩笑吗？威尔摩不会用十美元和萨利打的，除非萨利的另一条腿也瘸了，两只胳膊断了。”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“我也没看见你挺身而出呀。”威尔摩讽刺地说：“好了，快击！你在等指示灯灭吗？”

皮特眯缝着眼瞄准离围栏很远的红球，瞄得很准，但是力量太小，只差一英尺就触到红球了。

威尔摩偷偷地笑了：“我应该再用点力，那四分就是我的了。”他在记分板上加上四分。

“嘿！”皮特厉声道：“我想从我的分数中扣掉那四分。”

“是的，但是这样你赢的机会更大。”

皮特疑惑地皱起眉头说：“是这样吗，局长？”

局长不想介入他俩之间的争论，他确信在犯罪现场留下密码的肯定不是这两个“数学巨匠”。

“萨利和安妮是大约十一点钟离开的。”皮特又瞄准了目标。局长此刻感觉这两个家伙消息真的很灵通。皮特说：“萨利太惨了，他不应该死在那种地方。”

“那就是所发生的一切吗？”

“还能有什么？上帝在捉弄他。”当威尔摩击进边网里一个球时，皮特退缩了：“我是说，考虑到他对那些火灾那么感兴趣。”

“那是真的吗？”

“啊呀！”皮特很困苦，因为威尔摩击中了一个黑球，又得了七分，“别高兴得太早，威尔摩，你很快就会露出马脚的。”他转向罗毕欧：“他不仅仅是感兴趣。当听到鸣笛时，他会一瘸一拐地出去观看消防车。”他冷冷地看着局长：“他对那些火灾有想法。”

威尔摩的白球掉进了角袋中。“哈！”皮特喊道，“你又丢了四分，皮特。”

“对呀，否则你可以得到一个更高的分了。”

皮特看上去很困惑，“刚才我要减分时，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”他摇了摇头：“我想，你耍诈了，威尔摩。”

“什么看法？”局长追问。皮特正集中精力注意威尔摩，他已陷入混乱：“什么想法，皮特？”

“我没注意，他对一切事情都有想法。我说，‘纵火者下一个目

标会是台球室’,他用那双大眼睛瞪着我说:‘不,数字不对’。”

“他是这么告诉你的吗?”

“是的,还有一个数字不对”皮特走向威尔摩。威尔摩刚从自己的分数上减去四分。他拿去手中的粉笔:“我想我应加上我应得的那些分。”意识到威尔摩的分数又会升高,他犹豫地说:“等一下,那怎么行?”

局长离开了这深仇大恨的一对。他们和他一样对数字一窍不通,他们都应该去请教一个数字专家,就像克劳迪娅所说的,去请教一位教师。

在耐特丽学校的大厅里,他透过教室门玻璃看到了玛格丽特·蔡斯,他不想走进教室。因为当学生看到自己的老师被警官审问时,上帝知道他们会散布什么谣言。老师找了个借口焦虑地来到大厅。

“有什么事吗,罗毕欧局长?”

“不,我只是需要你的帮助,仅此而已。”

“我的帮助?”

“是的。听说你是搞数学的,”他把那一组 1 和 6 拿给她看,“我觉得这是密码,我想知道你的想法。”

“只用了两个数字,那表明是二进位记数法。”

“二进位记数法?”

“通常我们都是用十进位记数法,但还有一种只用两个数码描绘数值的方法。它只用两个数码表示所有的数码,这是电脑处理数字的方法,但我从来没有见过用 1 和 6 表达数值的方法。”她摇了摇头,把密码交给了局长,“你最好去请教数学专家,比如戴维·斯考茨基,他退休了,你可以到办公室去打听一下他的住址。”

罗毕欧听说过斯考茨基,这个老师几年前到过这个城镇。他能解决繁琐问题,诸如他能说出圆周率后无限位小数,他的事迹在同学中广为流传。

他不得不开车去斯考茨基家,一个缀满花的平房,门前停放着一辆运货车,车前有个割草机,旁边有个汽油罐。他看见一个留有

一头浓密白发的瘦老头正在后院松土施肥，他正是斯考茨基。

他似乎为被别人打扰而恼怒，但当他听说要解决一个数学难题时，双眼却变得炯炯有神。

“退休后感觉如何？”局长健谈地问。顺便四周扫视了这个公园式花园，这时他又想起了自己反复思考的问题：他自己也快退休了。

“非常好，这是我一生走得最棒的一步。起初我很不情愿，所以又留任了三十年，但简的去世使我觉得教书索然无味。已经有许多本身对教书不感兴趣的老师了，我不想加入到他们的行列，所以我放弃了。”他打量着那些数字，“这是什么，看上去很有趣。”

“我不知道，对我来说，只是些数字，一连串的 1 和 6。”

“6？”斯考茨基眯着眼看了看那些数字，“你说是 6？很好！很好！你可以告诉我一些与此相关的事情吗？”

局长极不愿意解释，因为他只是怀疑这是密码，所以他不想说得太多。

“与昨晚那场火灾有关是吧？那个老家伙死在那儿？也可能与所有的火灾都有关吧？”

局长没有回答。

“按此推理没有多大成效。”斯考茨基说，“毕竟这周围罪犯不是很多。”意识到他不能立即给罗毕欧一个合理的解释，他把纸放下说：“太难了。”

“那么你帮不了我了？”

“我没说过。”

“你需要一些时间吗？”

“把这张纸留下吧。”

局长点点头，“好吧，但我请求你不要给别人看。”

“当然，我想你已经知道我的电话号码了。”他的声音有些变化，好像在憎恨这一事实。

“明天打电话给我。”

“很抱歉让你研究这种数字。”

“没关系，但是如果它是关于火灾的，你要让我知道，那样我会

更有动力，因为我的妻子就死于火灾，我猜你已经知道了。”

罗毕欧并不知道此事，但他点点头，然后离开了斯考茨基的家，好让他仔细研究谜底。

局长走后，斯考茨基又看了看数字：“6和1？很好！很好！。”脸上露出了笑容，肩膀也随着节拍前后抖动着。

“最近你的胃怎样？少喝咖啡了吗？”罗毕欧夫人放到他面前一杯热气腾腾的汤，扔进了一个勺子，局长皱起鼻子。

“我很好。这是什么？”

“当然是汤了，你以为是什么？”

“怎么用一次性的杯子盛呢？”

“用它比用碟子方便多了。”

局长无精打采地用勺子拨弄着这热气腾腾的汤：“买罐头更方便，”他闷闷不乐地说：“免去了煮汤的麻烦。”

“煮饭太浪费能量了，而且还得为脏碟子受累。”

“热汤能耗费你多少能量呀？”

“很多千卡。我在纽约时报上看过报道：一天内煮饭和洗刷所消耗的能量能够送宇宙飞船上月球。现在你之所以用这个一次性杯子，就是为了节省能量，喝完后，把杯子一扔，不用洗刷。现在尝一尝汤吧。”

“宇宙飞船现在还没有登上月球，这儿还有碟子和勺子。”

“不要担心这个勺子，我会刷这些勺子，让俄国舰队去刷那些碗和壶。”

“那也是在杂志上看的吗？”

“快尝一尝汤吧。”

局长尝了尝汤，他很喜欢；“味道不是很差。”

“你会习以为常的，”她坐到他身旁：“今天还好吗？”

“还行。但是那些火柴盒一直是个谜，我想知道它们的含义，我见过一个退休的数学老师戴维·斯考茨基。我希望他能帮上我的忙，他提起了他的妻子……”

“死于火灾。”

“你知道 我怎么不知道 ?”

“那是因为你根本不关心别人，除非你调查他们。”

“我没有调查别人。”

“好，随你怎么说。这不就像你发出一个严肃的请柬：亲爱的罪犯，请参加神圣的警局召开的接待会。当然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你只有调查别人，才能逮捕罪犯。”

“好吧，我承认我做过此事，但你把我说得像疯狗一样。”他吸了一小口气“无论如何,只要他能破解谜底,什么都无所谓。”

“听说在学校期间他写了一本数学书，我希望他能理解 1 和 6 的真正含义。”

“你是说他是个教授 ?”

“演讲家之类的人物。但听说如果他能留在学校的话，他会成为一名教授的。”

“那么,他为什么不呢 ?”

“谁知道呀 ?”

罗毕欧夫人用瓷杯盛了杯茶，因此他可以不用一次性的杯子了。他为众所周知之事而自己却一无所知而烦恼，他愤怒地说：“我想，我不如你知道得多，是因为我没有听到那些闲言碎语。”

“你想听到那些消息的话，你首先要传出消息。”罗毕欧夫人说：“这是一个互相的活动。”她正在擦桌子。他不得不把杯子举在半空。

“我是在询问问题。”

“那不一样,别人会生气的。”

他换了一个话题。

“斯考茨基的妻子怎样？那场火灾是怎样发生的？我怎么不记得听说过 ?”

“我确信你听说过，但由于是发生在里沃顿，不是本地，所以你忘记了。他去参加电脑研讨会了。”她表现出了愤怒的神色，“他妻子当时正在车库，周围有许多易燃的东西，听说当她点燃煤气时，‘砰’的一声就爆炸了。”这一切她都是在公司听兰兹姆斯夫人说的，

那时她和斯考茨基家是邻居。

她走进厨房去洗抹布，提高了嗓门接着说：“你算是找对人了。如果他们都不能破解 1 和 6 还是 1 和 9 的那些数字，那么就没有人能帮你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什么什么？”

他是想问她为什么能把 9 扯进来，他这才意识到，如果把火柴盒颠倒一下，就是 1 和 9。

他站起身：“我必须回办公室。”

“你还没喝完茶呢。”

“晚饭前我会多喝一杯的，顺便问一下，晚饭吃什么？”

“烤肉。”

“你不怕弄脏盘子吗？”

“不，事实上我想用袋子煮饭。”

“用袋子？”他吃惊地看着她，然后转身说：“不用说了，我不想听。”

当他回到办公室时，可劳迪娅·韦布正坐在电脑旁。他说出了自己一路上的想法：“我更加确信，每次纵火者在放火后，都给我们留下了明确的线索。”

“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呢？”

“想证明他比我们精明。”

“他一直都比我们精明。”

“我们再仔细研究一下。”他站在桌旁俯视火柴盒：“每次的标记不同，所以不可能是佐罗简写‘Z’的签名。”

“佐罗？局长，你需要休息了。无论如何，本地只有两个确切地址的号码有一个‘1’，一个地址的号码有‘6’。”

“现在我可以单独呆一会儿吗？”

她把文件存盘后，彬彬有礼地离开了房间。

“顺便说一下，验尸官寄来了包裹，我想是证据”

她站在门口，一脸不愉快的神情，“如果是密码，那么可能是西班牙语。”

“西班牙语,怎么可能是西班牙语呢？”

“局长,众所周知,佐罗是西班牙人。”

她走后，局长偷偷地乐了，讽刺地咕噜到：“他不是西班牙人，而是墨西哥人。”

克劳迪娅去吃午饭了，整个屋子鸦雀无声。罗毕欧局长给自己倒了杯咖啡，最后倒入了烟灰缸中。他坐下来打开了包裹，里面是死者的个人财产。萨利在竞赛中获得的已融化成小水滴的胸章，一些零钱——七角五分，两铸币，一便士，还有一个表，一个塑料袋里装有几盎司的烟草。惟有那个支架没有寄给罗毕欧，因为放不到包裹中去。

他先检查了钱包。扫兴的是，钱包里只有一张五美元的账单，六十分的零钱，两张卡：一是安全卡，一是过期的驾驶证。

最后他摇了摇信封，却有意外的发现。火柴盒从信枫里掉了出来，相关报告说明，是在萨利右口袋里发现的。因此，萨利无意中发现了纵火者的设想也推翻了，可能是他在被击倒前就一直装着火柴盒，也许是凶手故意栽赃给他的，也许他和凶手是同伙。

局长精心推测。实际上是火柴盒的一面，只是把火柴的封盖的面撕了下来，数字是模糊不清的，你几乎分不清横和竖：66116166，1 和 6，6 和 1,或者像罗毕欧夫人所说的 9 和 1。蔡斯夫人说可能会是二进位计数法。他以前在哪听说过同样的表述。

他绞尽脑汁，但最终并无结果。

这些 6 看上去很奇怪，出奇的短，出奇的胖。他聚精会神地研究着较为清晰的一组数字。他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：如果不是 9，会不会是 0?

他恍然大悟，他感觉以前发生过类似的事情，尽管现在已经模糊了。他拖出工作簿，笨拙地打开后，便焦急地搜索。

有一章名为“二进位数码——基数 2——电脑数字”他看到：“数字电脑只用 1 和 0，那么他怎样处理每个数值呢？把它们转换成

只含有 1 和 0 和密码”。看到这儿，局长用眼环视了这个令人窒息的房间，然后他认真地看了下去：“从右到左，第一个位置是 1，数值就是 1。第二个位置是 2，数值就是 2，第三个位置就是 4，然后是 8，16，32 等等。如果这个位置是 1，说明有这个数值。如果是 0，说明没有，然后把所有的数值加起来……”

局长看了一眼火柴盒，第一次火灾后留下的火柴盒，密码是 11616661。

他改为 11010001。他从右到左有 1，没有 2，4 和 8，然后有 16，没有 32，最后有 64 和 128，总和是 209。

209 街旁的那幢大楼就是第二次火灾的地点。

他又惊又喜地捶着桌子。

他改了一组又一组，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。每一组数字都指明了下一个火灾的地址，改变最后一组，得出的地址是萨利遇害之地。

现在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驱使他去查看今天刚邮来的那个火柴盒，尽管已模糊不清，而且很难辨认“6”，根本就没有小尾巴，数字是 00110100，得出总和是 52，但 52 是什么？并不表示街道，纵火者并没有泄露线索。

但所有的火灾都发生在市中心。他将会查访每一座 52 号大楼，寻找确切目标。

他发现了一个面包房，停车场，变电所和四所房子，但周围都没有草棚之类的东西。他发动汽车，茫然地看着最后一个地址，拉伏尼尔路五十二号。

是消防局。

消防局是黄砖大厦，有三个车库，一个二十年代建的观望塔在房顶，整幢楼在树阴下，它打破了以往的建筑风格。在后面，他没有发现草棚，只有一个大的停车场。

他进入了消防局。巴尼斯局长正在脸盆旁刷牙，他向罗毕欧点头致意，漱了口，把牙刷放在一边，“牙是不能不刷的，”他说。他的文雅的刮胡刀发出夺目的光芒，“有什么事吗？抓到凶手了吗？”

罗毕欧言简意赅地说明了他的来意，是因为他发现了奥秘所在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